

从知识“误解”走向知识“理解”的启示研究

——思政课“知识误解”背后的价值与启示探索

张舒涵

南京师范大学

DOI:10.12238/jief.v4i2.4860

[摘要] “知识误解”是思政课普遍存在且制约其提质增效的桎梏之一,同样也是重要却备受忽视的思政课课堂资源,思政课教师应善意接纳并积极发挥“知识误解”对提升思政课教育教学效果的正面作用。本文通过对“知识误解”现状和价值分析,归纳出思政课“知识误解”的典型样态并挖掘其背后价值。从“误解”走向理解的思政课既需要教师准确表达也呼唤师生间广泛交流,更需要多元主体转变教育评价的方式和观念。

[关键词] 理解; 误解; 思政课; 价值; 启示

中图分类号: G4 **文献标识码:** A

Enlightenment research from knowledge "misunderstanding" to knowledge "understanding"

—Exploration on the value and Enlightenment behind the "knowledge misunderstanding"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Shuhan Zhang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Knowledge misunderstanding" is one of the shackles that restrict the improvement of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but neglected classroom resour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teachers should accept in good faith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positive role of "knowledge misunderstanding" in improving the effec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education and teaching.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value of "knowledge misunderstanding",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typical forms of "knowledge misunderstanding"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and excavates its valu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from "misunderstanding" to understanding not only needs teachers' accurate expression, but also calls for extensiv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but also needs multiple subjects to change the methods and concepts of educational evaluation.

[Key words] Understanding; Misunderstand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Value; enlightenment

引言

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政课教师用一种应当意识在具体的教学情境中去培养学生的应当意识,以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在实际的教学中,对学生施加这种应当意识的教育影响并非易事,人作为复杂个体不仅能认识、利用规律,还能抑制和忽略规律,思想政治教育效果不佳常常是因为学生对知识的掌握还未从“误解”走向理解。

1 思政课堂“知识误解”现象

客观存在

误解作为一种学生内在生成性存在,教师难以发现和捉摸,如果学生不主动袒露,对知识的误解就会在学习中无休止地遮蔽下去,以至于最后扩散到其他方面。虽然“知识误解”是高中思想政治课堂普遍存在并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是鲜有教师和教育管理者对思政课“知识误解”的样态、原因和作用加以关注。

从以往的调查研究和实际的教学中,我们发现,在学生选择自由以及外界客观条件的影响下,其“知识误解”往往掺杂许多不确定因素,其行为表现有时与行为动机并不完全一致。所以对作为具有复杂思维能力的人的行为进行全面彻底的分类极难办到。本文的关注点不在于研究学生“误解”到何种程度或者学生是否全情投入学习或者投入几何,而在于研究真实学习情境下,具有学习主

动性的学生为何出现“知识误解”、“误解”的样态以及解决的措施。

2 正确认识思政课“知识误解”

2.1 “知识误解”的概念界定

“知识误解”概念的界定在学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学者王惠敏认为:“‘误解’是事物的本质与人们对它的本质的认识之间的偏差。”^[1]“知识误解”就是知识的本质与人们对它的认识之间的偏差。^[2]学者王安全认为“误解”是“认知结果与认知对象事实不相吻合的理解”。^[3]笔者认为思想政治课的“知识误解”是指学生将已学知识置于新情景中,使用貌似合理但实则错误的方式解决思想政治问题,表现为知识迁移失败。

2.2 璞玉浑金——“知识误解”价值

2.2.1 研究思政课“知识误解”是回归教育本质的需要。首先,应试不是真正的教育目的。思想政治教育最大的特点就是“目的设定”——教育者的目的设定要触发受教育者的目的设定。国家领导人指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方向要同我国发展的现实目标和未来方向紧密联系在一起,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4]这既是教育发展的方向,也是思想政治教育育人的基本遵循。其次,思政课的目的在于立德树人,而不该是过度关注政治考卷分数。将理想的考试分数和不错的评估结果当作教育目标是基础教育阶段教师的通病,在很多的教师看来,追求理解的教学、评估与国家要求和标准化考试是相悖的。“知识误解”这个概念通常情况下会使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感到局促不安,因为它意味着,学生阶段性学习的效果不佳,教师的教学效果和教学能力受到质疑。从学科教学转向课程育人,从“高分至上”转向关注知识本身、学生本位是新时代思政课教师贯彻教学目标的要求。优秀的思政课教师应该勇于掀开遮蔽,深挖学生的知识和观念误解,在教学全过程

充分重视“误解”来获得更好的学习效果,达到教育目标。最后,研究“知识误解”有利于归还教育的关怀性和人文性。

“教育研究的对象是以人的内在精神为基础、以‘主体赋予’为载体的意义世界和价值世界。”^[5]思想政治教育以立德树人根本遵循,重视学生在课程中人格和正确价值观的培养,是“以情动人”、“以理服人”的关怀性课程。重视“知识误解”是把教育当作了人的活动,把学生当成了“是其所不是,不是其所是”的真实个体。人是变化发展的,是欠缺的,不是封闭的,存在误解是人发展的客观现象,也是学生在思想政治教育学习中必然存在的情况,任何回避都是对学生和现实的不尊重。重视“知识误解”使得教育系统对评价的看法也随之而变,对教育评价的执着不再是为了获得一个量化依据,而是为了引导学生通过评价主动地参与到认识自我、教育自我、提升自我的过程中去。

2.2.2 研究“知识误解”是思政课教育教学的现实需要。首先,“知识误解”是教育教学易付诸行动的切入点。人的认识是不断发展的,人的认识都会经历一个由不知到知,由知之不多到知之较多的过程。思政课堂上有许多关于人类社会、民族未来走向以及国家治国理政的知识,它们似乎与学生存在着时间和空间上的距离,使得很多学生仅仅停留在识记、了解水平,许多知识即使学会了也无法在头脑中正确“再认”,单个的“知识误解”汇集成“误解链”、“误解团”,更不要谈对思政课知识应用、分析和创造了,离党和国家以及时代对思政课要求相差甚远。更严重的是,这些“知识误解”发生扩散,在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下,个人主义思潮、普世价值、无政府主义等思想观念会不断冲击思想政治课堂的影响力,在青少年中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思想迷乱,严重影响主流价值认同。其次,答疑解惑是学生获得感的直接来源。学生学习思政课知识的信心从何而来,从“守得云开见月明”的思维过程而来,如果真相是可捉摸的,那么追逐真相的过程就是值得的。国

家领导人指出,“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这一时期心智逐渐健全,思维进入最活跃状态,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6]学生通过经历知识学习过程,尤其是经历“学习知识—发现问题—发现误解—纠正偏差—转化误解”这一过程后,会感悟到知识折射出的生活哲理或人生之道。思想政治课研究的主题是“人类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思政课教学对激发青少年的爱国热情、历史责任、民族自信、自我意识意义重大。没能把学生心里真正的困惑揭开,没能把教材中真正的道理解释出来,学生也难以真正被说服,难以真正葆有“四个自信”。

2.2.3 “知识误解”是珍贵的课程资源。首先,错题是学生成绩提升的抓手。在教师单方面知识传递的轨道上,如果教师讲解的思政课内容没有与学生头脑中的“前见”产生冲突和忤逆,知识误解就不会引起学生明显的心理不适,知识的欠缺就隐形了,这是学生学习状态萎靡,学习成绩不佳的根源。错题是展示学生思政知识掌握效果的最显性指针。学生在每一次课堂检测、课后习题、配套练习和阶段性测试之后都会产生大量的错题,除去看错和笔误等影响因素,“知识误解”是错题大量产生的主要原因。错题的堆积是学生对于思想政治课失去兴趣的重要原因之一,学生因为逐渐遗留的概念、事实问题和关系问题不能及时解决而失去了学好这门课的信心。教师应在试后乘热打铁,找出学生知识迁移失败的症结,引导学生从自身情况出发制定学习计划和寻找适合自己的方法,达到准确理解后成绩提升的目的。其次,“知识误解”是复习课的重要内容。复习课的课堂效率,取决于思政课教师对学生“知识误解”情况的掌握程度。大量的习题和机械记忆是多数思政课教师选择的复习课授课方式。且不说这种授课模式是否对学生提高政治课成绩有明显效果,对内容进行反复再认虽然有利于加深知识在学生头脑中的印象,但这一行为应建立在学生对知识正确积累的基础之上。当知识理解的道路受阻,

习题和反复再认不但不能够疏通思路反而会使学生产生极差的课堂体验感,将对思政课的兴趣消磨殆尽。“知识误解”是教师复习课教学诊断的重要对象,是珍贵的复习课课堂资源。

3 思政课“知识误解”的样态

2001年学者安德森(L. W. Anderson)和索斯尼克(D. R. Krathwohl)批判继承了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学,在肯定布鲁姆教育目标理论在过去40年为世界做出贡献的同时,将旧教育目标划分为知识维度和认知过程维度两个方面,并给出相关分类。本文在研究《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学修订版》及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根据高中思想政治课程具体情况,对思政课“知识误解”的典型样态进行了具体分析。

3.1 事实性误解

当下我们倡导思政课大中小一体化教学,经过小学、初中的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教育;经过高中的政治认同、科学精神、法治意识和公共参与等素养的培养,很多学生依然存在最基本的思想政治知识事实性错误。对于诸如“马克思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社会主义中国境内有且只有一个党”、“传统文化是老人们才喜欢的文化”、“不许过‘洋节’是因为圣诞节比春节有趣”以及“赛龙舟吃粽子起源于韩国”等事实性“误解”广泛存在于学生脑海。一些教师甚至在高校的课堂上,公然质疑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同胞的真实性,质疑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可行性。对上述情况,我们既感到啼笑皆非,深感滑天下之大稽,但同时也提醒思政课教师必须正视多年来思想政治事实性知识讲解效果至此的悲凉状况。

3.2 概念性误解

概念性误解是相对于事实性误解而言的,简单的说就是对所学知识本质的把握出现偏差。概念性误解不是学生无法“名词解释”某知识,而是不能从更深、更广的角度去理解。这样的例子在思政课上并不少见。如,有许多学生认为“共和国”和“合众国”是同一种体制;有学生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史

观”和“政治经济文化无国界”是同一种理念;还有学生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只有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概念性误解意味着学生学习可能仅停留在识记层面,缺乏对知识真理性的认识,更无法触及锻炼创造性思维的层面。

3.3 程序性误解

程序性误解是偏重于“怎么做”层面的误解样态。在具体的思政教学中,表现为学生不能准确表达和论述某一知识的过程和步骤,或者将事物发展过程割裂开来。如,一些学生认为按照人类社会更替的规律,共产主义会自行来到;一些学生无法理解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之间的关系;在许多学生的认识里,我国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以及哲学上的诸多观点只是不同册教材的知识点,他们不知道这些概念之间的关联,看不到哲学对具体实践的方法论指引。

3.4 知识更迭性误解

教材上的知识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更迭。发展是唯物辩证法的重要特征,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总会经历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过程。如,高中部编版教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增加了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和趋势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等内容,大量的事件和人物让学生有种恍若历史课的感觉,对相关知识的学习还停留在以往史实记忆的基础上。再比如,以往学习“正确对待传统文化”的相关知识时,“三纲五常”往往被我们视为传统文化的糟粕,必须全盘否定,当下我们加深了对“三纲五常”认识,提出“三纲废,五常存”的观点。思政课教师要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真理观,用发展的眼光克服知识更迭导致的误解。

4 思政课“知识误解”产生的原因

4.1 思政课“知识误解”的生理成因

思政课的“知识误解”现象可以用“注意过滤器模型”来解释,学者布罗德本特认为人的神经系统高级中枢的加工

能力有限,为了避免神经系统加工的超载,通过类似“过滤器”的装置将部分信息“滤掉”,确定所选择的信息进入知觉系统再进行认知分析。^[7]被神经系统“打散”、“过滤”的教师语言信息在学生中枢系统重合时会出现与原来的信息偏差和褪色的情况。思政课教师在理论讲解、价值引领时或许表达是无误的,但通过学生大脑的编码会发生一定机率的知识“走样”。

4.2 思政课“知识误解”的现实原因

4.2.1 语言传递的特性。每一个人都具有个性化的词库和语言表达体系。思政课堂上出现的“知识误解”是教师与学生两者的主观认识对客观存在的认识不一致导致的。每一位教师生活阅历不同,表达思想的方式方法也不同。每一位学生成长经历不同,对教师输出的信息进行输入、解码、排序的方式也有区别,这就导致学生形成对思政课理论和知识的误解。

4.2.2 教师不当的认知与理解。思政课教师有不同的受教育背景,接触的话语范式和在校时的师资质量会影响教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知与理解。思政课教师对理论的理解会直接影响思政课立德树人任务的实现,影响学生是否能形成正确的价值理念、理想信念和道德观念以及党和国家的事业是否后继有人。有些教师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都抱有怀疑态度,根本无法承担起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者的职责,更不要谈为学生答疑解惑了。

4.2.3 知识学习与操作实践分离。任何一个思想政治教育活动都是观念因素和实在因素的结合,是知识与实操的结合。从“误解”走向理解的教育研究需要突破以往僵化的、主客二分的教育范式,明确知识实际上内涵于实践的目的之中,转变理论的单向输入以促进知识和实践的交互创生。教师在知识与实践相孤立的教学活动中往往得到片面和单一的评价信息。实践课堂会给予学生二次学习知识的机会,实践的土壤可以验证知识的种子,使其顺利收获成果或结

出畸形果实,甚至一无所得。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当学生真正理解了知识,就可以将它们迁移到新的甚至是令人困惑的情境中去了。即便有学生在理论课堂上产生了“知识误解”,在实际操作中知识迁移失败也会让学生获得一个信号,促使他重新反思学习过程,加深对理论的理解,直至获得真理性的认识。

4.2.4 思想政治课程的特殊性。与其他单一学科不同,思想政治教育涵盖了哲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教育学等学科的知识,体现了知识性、思想性和价值性的统一。丰富的内容和庞杂的体系对学生来说既是宝藏又是挑战,对学生理解能力和思辨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国家把思想政治课放在极端重要的位置,来自理论的召唤和现实的期待使得学生认为思政课程离自己生活过于遥远,学习起来困难重重,严重缺乏学好思政课的信心。

5 误解走向理解:研究思政“知识误解”的启示

研究“知识误解”的目的不是为了对此概念进行学理性的推敲,而是为了从“误解”出发走向理解。思政课程教师时常会抱怨一些学生考试成绩差、同样的话语以知识的形式出现在课本中,以标语的形式出现在街面上和建筑物上,都无法和其他同学达到同样的领悟水平。殊不知,正是由于学生理解方面的参差,教师才有了发挥才能的余地,思想政治教育才有了发展的空间。

5.1 坚持正确理解与准确表达、广泛交流紧密结合

首先,教师要注重提升语言表达的准确性和艺术性。以往学生在思政课上产生“知识误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教师的讲解既没有使学生感受到理论魅力和制度优越性,还给学生形成了思政“填鸭式”价值灌输的印象。著名教育家张伯苓说过:“研究学问,固然要紧;而熏陶人格,尤其是根本”。^[8]思政课程教师要经常磨课提高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也要关注专业学习,提升自己的理论素养。在思政课堂上,教师要关注学生的体

验参与,重视学生的课堂感受,改变说教式的授课方式。教师也应积极尝试活动型思政课模式,用任务驱动学生学习,重视学生对理论的探究和辨析,改变以往只有学生单方面接受的被动状况。其次,学校教育需要重视交流环节。理解导向的教育活动应当重视对话交往,师生之间的对话是提升思政课亲和力的重要途径。思想政治课程作为典型的社会科学其研究方式应该是建立在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对话基础上的理解,而不应该是基于教育者单向独白基础上的解释。通过师生之间的阅读与对话,有利于知识信息的传递,加深知识在学生头脑中的印象,通过思维碰撞来激发学生真实的领悟。教师在思政课堂上要多尝试小组合作学习的模式,让学生在同龄人的团队中,畅所欲言,化解疑难,改变学生有苦难言,“知识误解”独自承担的独行状况。

5.2 坚持追求理解与重视评价相结合

我们必须承认对于思政课程学习效果目前没有唯一的或本身就是完美的评估,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该放弃这方面的尝试。随着新课改的深入,关于学生评价的改革势在必行。学生“知识误解”的化解依靠贯穿于学习全过程、全方位、淡化甄别和选拔功能的评价体系。

首先,教育评价应贯通学习的全过程。“知识误解”化解有赖于诊断性评价、形成性评价,总结性评价相互衔接的全流程评价体系。全流程有利于及时发现学生“知识误解”的潜在可能、准确追踪“知识误解”产生的病灶,便于最终“知识误解”的集中诊治。许多思政课程教师会在课前“摸底”,根据课程目标抛出某一话题,收集同学对该话题的评价、态度,调查学生对该话题的知识储备,这是诊断性评价的有效尝试。坚持课前摸底与课后反馈紧密结合不仅是教师获得学生发展信息的有效途径,更重要的是这一做法尊重了学生的自我认识和自我发展的规律。其次,要坚持评价方式多样化。学校应该坚持学生自我评价,教育过程中其他成员评价以及学生之间互评等多主体评价模式。新课改提倡学生评价的

主体扩大化,对学生的评价不应拘泥于一纸试卷,这种“板上钉钉”的评价方式会使学生产生“知识误解”的羞耻感,不敢正视暂时的欠缺,偏离教育的目标和本质。教师应通过多种渠道收集学生学习效果的证据,使学生成为评价的积极参与者而不是被动的接受者。

总的来说,思政课核心素养是思政课程育人价值的集中体现,是学生通过系统学习而逐步形成的正确价值观、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这些素养在纸笔测试中无法显现。思政课程教师要更加关注学生的课堂表现,在长期的学习过程中培养学生政治认同、科学精神、法治意识和公共参与的素养。思政课程教师以立德树人为工作的指针,也要积极通过家访和家长会等途径纠正家长和学生评价的偏差理解,悬置一切前见,改变以往的政治学习只关注分数,分数不理想归因于学生疏于背诵的错误认识。

[参考文献]

- [1]王惠敏.“知识误解”的样态、魅力与作用探析[J].教育探索,2016(7):28.
- [2]杨坚.误解的层次分析[J].牡丹江大学学报,2013(2):70.
- [3]王安全.教师自我学科知识功能价值误解过程及其消除[J].江苏高教,2012(2):57-59.
- [4]习近平.习近平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强调: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N].人民日报,2019-03-19.
- [5]满忠坤.论作为人文科学的教育学[J].教育发展研究,2017(23):71.
- [6]习近平.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2.
- [7]梁宁建.心理学导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109-110.
- [8]张伯苓.张伯苓谈教育[M].辽宁:辽宁教育出版社,2015:51.

作者简介:

张舒涵(1998--),女,汉族,甘肃张掖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学科教学(思政)。